

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益其眾聖人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七

心集六
川文火

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冲者中也所謂大和莊子曰鯁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

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冲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冲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羣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頴濱蘇轍曰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厭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支

心集六
又廿八

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冲氣運
行於天地之間其冲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在地則爲
地六蓋冲氣爲元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似者
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冲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深不可識
而爲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
莊子所謂疑始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或者疑問之辭也道貴通流而不
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

而虛己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萬物之宗祖也

陳象古曰冲和也道有冲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因冲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冲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羣有也程大昌曰冲者盈之對謙冲幼冲大盈若冲冲氣爲和皆以不極乎盈爲義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出爲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潁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

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曠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汗雜者是也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辛

心集六
Xo. 1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冲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有象之大者莫大於天故爲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真精真精生冲氣冲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材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卽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也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

三

心集六
×リ一

穎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旣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函巾之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旣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